

□李晓

作家刘亮程把读书的种子播撒在长满云杉、胡杨、梭梭、红柳、雪莲、郁金香、沙枣树、沙棘、野巴旦杏的辽阔新疆大地上。

2014年,时年52岁的刘亮程把乌鲁木齐的家搬到了天山北坡的木垒哈萨克自治县英格堡乡菜籽沟村,他将一所废弃的学校改造成木垒书院,开始了边种地边写作的耕读生活。他说,在大院子的虫声鸟语和鸡鸣狗吠中,听到世界最真实的声音。

今年春天,刘亮程准备在昌吉开设一个书房,这是一个向市民免费开放的读书场所。题写书房匾额的事,刘亮程首先想到了作家莫言。他在微信里说,莫言兄,帮我题写一个书院匾额吧。他知道,如果给钱,莫言肯定不要,于是就婉转地说,这些年自己收藏了不少石头,挑几枚快递过去,权当润笔费吧。莫言很快把题写的匾额书法快递过来。刘亮程正准备挑选石头邮寄,莫言回话了:“亮程,到我们这个岁数,已不再是四处聚物到家里了,该往外散物了。”

刘亮程大为感慨。莫言的这句话,藏着老酒一样的后劲啊!在书房揭牌时,刘亮程说,我捡了一辈子石头,家里越堆越多,自己还总是不知足,一旦在外面看到好石头,就忍不住想占为己有。但莫言看透了,他明白是要把好东西散出去的时候了。

聚物与散物,人生的两种活法。在聚与散之间,有着天开地阔的悠远清朗。聚物,说到底,就是被物给卡住了、捆绑了。“该散了”,说得很轻,却也很重。

其实刘亮程是豁达之人。他在新疆写驴、蚂蚁、风烟、沙漠、土路、农具,写自己面对荒漠里的石头默默独坐。他爱石头,收藏了许多有灵性的石头,他这样描述石头:“一块石头,你拿它没办法,它比你固执,它在那儿躺了千万年,你只是路过。”在他的书房里,堆积着全国各地的石头,那是石头一样沉默却阔大的世界,他凝望着石头沉思冥想,书写着浩瀚世界的星辰与风烟。书房里的石头对他来说,是灵魂

□逯志山

高考期间,想到“赶考”这个词,以及古代赶考那些事。

明、清时的乡试虽在本省,士子赶考仍不那么容易。湖南、湖北未分闹时,考场在武汉,湖南考生必须渡水波浩渺、凶险万分的洞庭湖。而会试考场设在京城,无论哪个省的考生,都需往京城赶考,其辛苦比应乡试又多了不知几何。

嘉靖四十一年(1562)是会试年,明代散文大家归有光第八次进京赶考,他将这段历程写成《壬戌纪行》一文。归有光(1507—1571),吴郡(今江苏省苏州市)人,他的科举之路颇为坎坷,六赴乡试,九上会试,三十四岁考中举人,将近六十岁时才会试及第。他在文章开篇即记“廿四日行,夜泊平乐”,这大概是行程的起点,时间是前一年的腊月二十四,至嘉靖四十一年二月初四才赶到京城,用时40来天。

我们粗略地看一看他这一路的遭际吧:元月初三,“宝应湖大风”;初四,“雨”;初五,“夜卧长淮,风浪之声达旦”;初六,“夜雨”;初七,“雪,西北风急”;十一日,“舟几落洪,力挽以出”“彭城大雪”;十二日,“严寒,刺舟者须眉皆冰,黄河凌下,船刺刺有声”;十三日,“船犯凌,舟几覆”;十五日,“待冰,亭午始过闸,以连日寒,冰雪乍凝,非复厚冰,特船人畏怯,时止”;十八日,“同行船更相挽破冰而前”;廿五日,“大风”;廿六日,“以冰阻,先后者皆聚,几及千艘,半天下之士在此矣”;二月初一,“大风”;初二,“渡漉沱河,风极凛冽,河有冰,待久之乃渡”……

【人生随想】

聚物与散物

的安放。刘亮程聚石头,可他的书房是对外开放的,他写书,出书,把自己心爱的文字朝有缘之人打开,这是一种更大的聚与散、吐与纳,他把“一个人的村庄”、一个人的“黄沙梁”,聚到了内心书写的世界,然后打开,散给世界的亿万读者。

这些石头,等自己老去以后,它将流落、归宿何处?莫言递过来的这把“钥匙”,轻轻一转,锁开了,也由此解开了刘亮程的心结。钥匙上就一个字:散。

莫言这些年也确实是这样做的。前些年,有人想拍卖他的手稿,但莫言不为所动,他把手稿捐给了中国现代文学馆,这种“散”,是向“大”而生,让文脉生长与繁衍。老家高密的莫言文学馆里,各种奖杯、奖状,一摞一摞修改的书稿,发行到世界各地的各种版本的著作,都存放在这里,让村里老小、游客都能随时看见。文学的种子在土壤里发芽、生长,慢慢长成高大茂盛的植物,长成天地之间的曼妙风景。

这种“散”,其实更是为了“聚”。聚物,是把外面世界的东西,搬到了自己的房子里;散物,是把自己房子里的东西,搬到了外面的世界。聚是一种人性本能,散是一种人生彻悟。

【读史札记】

赶考

严冬赶路,雨雪不止,乘舟,又一再遇风浪、冰凌,还疑似遇到一伙强盗,万幸没遭毒手……这样的经历,在我们看来已然辛苦万分,可是与云南、贵州等地的士子相比,已算相当容易了。清末云南举人马太元参加光绪二十九年癸卯科会试,由于北京贡院遭到破坏,这年借闱河南,对马太元来说,这比进京省了不少路程。马太元于光绪二十八年十月十八日起程,光绪二十九年二月二十三才赶到河南省城,费时长达四个多月。

他于十一月中旬进入贵州,“连日雨淋漓,途泞,仆疲倦”;十月二十七日步行,连夜冒雨赶路六十里,“泥滑,路泞,沾体涂足,至坡贡已二更矣,旅店茅舍,竹篱仅蔽,风雨苦甚”;十二月初五,“冒雪整装出城”;初六,“积雪夺目,路滑于泥”;十三日,“检查茶驮,诸多被雨生霉”;二十八日,“至鸬鹚滩,势极危险,因居人垒石为渔梁,行舟益苦”;光绪二十九年正月初一,“雪深三尺,寸步难行”;初四,“过滚洞滩,浪涌如雷,声闻不息,舟行最险”;初十,“过横石滩,滩高流急”;十一日,“过洞天溪,水深成浓色,波高浪涌,涛声遥闻数里”“清浪滩两岸山高,河中乱石差参磊立,至此四面银涛冲激,船上正飘扬间,倏触一石,将船尾撞坏,声若雷轰,众皆惊惧失色”;十二日,“有滩数里,急流如箭”;二十一日生病,“畏冷发热”;二月初一,“夜半雷雨霏霏,阴风怒号”;初八,“雨

雪,晚大雪”;初九,“冒雪而行,舆夫潜逃”;十二日,“鸡鸣即起,行至潼口驿,穷民沿途拦舆讨钱,往来不绝”;十三日,“途遇逃难男女数十人,衣裳褴褛,哀泣乞食,一老妪抱子泣跪于前”;十五日,同行的赵某坠车,“马逸奔驰,车轮从赵某腰间碾过”;十七日,“至博望驿站口,至此当宿,众以试期在途,并程而行”……

最好的聚,是不求拥有;最好的散,是无须回报。聚散之间,天地辽阔,生命澄澈。

不论多么辛苦,能及时赶到考场就好,事实上,总有人因为种种困难耽误考试。在入考场前一天即三月初六,马太元去笔铺购文具,就听说“南七省会试举人被雪阻在信阳,不在数百”。

远程伤身,长别伤心,险途、疾病、强盗等都有可能耽误正事,没有多少人愿意受此挫折,但客观条件如此,也只好面对。事实上,当时的士子,一边承受着漫漫长途的种种折磨,一边苦中作乐,欣赏沿途风景,察看异乡风俗,如马太元记“黔中第一胜境”飞云寺,归有光记辽代神庙。一些偶然形成的壮观场面,也让他们大开眼界,如文中所记江中夜景,“月出,九船顺风张帆,檣樯皆挂灯,如列星,迤邐行柳树间”。归有光记行船因遇冰凌,时行时止,“自兴济冰阻,千艘相聚,行数里辄相呼击冰,如是数里,又行,舟复止,时如鸦将栖,且止复飞,回翔不定,前此未见也”。

人往往如此,不管世事多艰辛,心中只要怀着一点希望,就有了赶路的动力。

【若有所思】

平衡

□谭梓健

今年高考语文作文题目刚公布,朋友就转给我看:“在你的成长过程中,你对哪一个词语的理解发生了变化?”

我第一个想到的,是“平衡”。

小时候学骑自行车,父亲在后面扶着后座,我在前面歪歪扭扭地蹬。父亲喊:“稳住把,找平衡!”可那车把像跟我作对似的,我往左它偏往右,我往右它偏往左。摔了几个跟头之后,我开始学会身体放松,眼睛看远,手脚配合,平衡就来了。

那时候我以为,“平衡”就是骑车时的一种状态,是物理意义上的不偏不倚。

后来到了县城上中学,课程从语数英三门增至七八门。母亲常对我说:“学习要劳逸结合,得学会平衡,不然人会累坏的。”我便把“平衡”理解成一种分配方式,学习多久、休息多久,像天平两边称好了,谁也不多,谁也不少。可这种平衡总是脆弱的,考试一来,天平就翻了。

读大学、参加工作以后,我重新理解了“平衡”这个词。

那时我做什么事都很拼,白天去实习,晚上回到宿舍写点东西,周末还要接点零活。我像一台上了发条的机器,恨不得一天掰成两天用。朋友找我约饭,我说没空;母亲打电话问我假期能不能回家,我说忙着呢;发烧感冒也要扛着,觉得去看医生简直浪费时间。可这样的日子没过多久,我就病了。不是什么大病,却浑身不舒服,医生说就是累的。躺在床上的那个下午,阳光从窗户照进来,我看着天花板,忽然想起小时候骑自行车的事。父亲喊“找平衡”的声音,隔了那么多年,又在耳边响起。

我终于明白,“平衡”从来不是分配时间那么简单,而是一种生命的智慧。平衡是知道什么时候该紧、什么时候该松;是能全力以赴,也能坦然放下。就像骑自行车,车子在走,平衡就在调整;一旦停下来,反而会倒。

前几天,见到刚工作不久的朋友,她满脸焦虑地跟我抱怨,说没时间学习,没时间恋爱,每天回到家里只想大睡一场,感觉自己要被掏空了。我对她说:“别急,慢慢来,人生不是冲刺,是马拉松。你要学会找平衡。”

说完这话,我自己也愣了一下。什么时候开始,我也能跟别人讲“平衡”了?大概是在经历过慌张和疲惫之后,在一次次跌倒又爬起来之后,那个曾经只属于自行车的词,才真正长到了我的生命里。

原来,词语是会长大的。我们小时候认识它,只是打了个照面;要走过很多路,经过很多事,才能真正理解它的重量。

而“平衡”这个词教会我的,不仅仅是活着的方式,更是活着的心态。人处于世,要学会不慌不忙,学会张弛有度,学会在自己的节奏里,稳稳地向前走。

